

凤凰木



影集记录的温柔时光

●王国梁

家里有几本老影集,以前我们经常拿出来翻看。老影集里面的照片有不少都模糊褪色了,但一点不妨碍我们看得津津有味。

母亲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对我说:“瞧,我这张照片是你刚上高中的时候照的,那时候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。”往下翻了一页,她忽然重重地叹了口气:“唉,你看这张,你大学毕业的时候,我的头发就花白了。”母亲感慨着年华逝去,语气中有几分伤感。说完,母亲翻到老影集的首页,指着她跟父亲的合影说:“瞧我年轻时长这样!”她的眼神里有几分骄傲。我说:“按当时的标准看,您年轻时算是大美女了!”母亲笑得合不拢嘴。

我们之所以有“影集情结”,就是因为老影集里藏着逝去的年华。我的母亲是个有心人,她把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。翻看一本老影集,就像是溯游而上,去往事的河流里漫游了一遍。

我最爱翻的一本老影集里面,收藏的是我学生时代的照片。中学时代的照片很少,到了大学时代,有条件拍照了,留下的照片多了起来。记得那时有个同学有照相机,我们买了柯达胶卷,便借他的照相机拍照。有一张照片,堪称我的“得意之照”。那是我跟全校公认的“美男子”在一起拍的合照。我个子比较矮,拍照时便拿了一块砖垫在脚下。拍照者拍的时候,我努力踮起脚尖。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极好,“美男子”俊朗潇洒,而我和他并肩,竟然毫不逊色。照片上的我,挺拔英气,雄姿勃发。

一张张老照片,能把青春飞扬的岁月唤醒。翻看老影集的时候,我总忍不住笑。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,我嘴角的笑容一定是意味深长的。

你或许是晚来的她

●文青

你总在晨光里拧开水仙的香
九龙江的雾气,还沾在你袖口
像年轻时,为家人熨平的衣角

灶上的卤面咕嘟着旧时光
虾油的鲜,混着你哼的芗剧小调
五十多年,你把日子熬得比卤汁还稠

菜市场的竹篮装着烟火气
挑最新鲜的海蛎,选带露的茼蒿
和摊主说几句家常,笑容比阳光软

傍晚坐在骑楼下,遐想孙儿们追着晚风跑
手中的茶壶热气腾腾,杯里藏着暖
你说这日子啊,就像水仙开花
不慌不忙,却把每个季节都养得饱满

绰号“钱老”

●钱凤伟

那天在街上,听见后面有人在叫“钱老”,我下意识地回头,一张和我一样满是沟壑的脸,正在朝我看。我转身,一番迟疑,脱口而出:“是‘看戏’?”他居然噗嗤一声笑了:“正是正是。”他说他举家迁居外省已经几十年,这几天回来看看亲戚,这么巧,不仅碰到了,还认出了初中老同学。是的,开过好几次同学会,都因为联系不到从未参加,老实说,我已叫不出他的名字,“看戏”是他的绰号。

“钱老”当然也是绰号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取的,也不明白我与“钱老”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是长得有点老相,这倒要提及一件旧事。那是三十刚出头那一年,一次出差,在舟山码头候船时,与几个外省人互猜年龄,我竟被猜“肯定五十不到”,吓得我差点崩溃。但后来也释然了,这和我被称为“钱老”一样,一作真,就不好玩了。

于是,“钱老”这个绰号,就这样比真名的使用频率还高,男生一律叫我“钱老”自不必说,女生也不遑多让。有次刚放暑假,有两位女生找来我家,说是任课老师委托她们来通知我,我期末成绩报告单上的英语成绩弄错了。正巧那天我不在家,家里也没人,她们来后,就带着几分小女生的花腔,“钱老”“钱老”地喊,那时的居住格局是“七十二家房客”,左邻右舍听得一头雾水,这里只有老钱,谁是“钱老”?后来一说是我,让人笑喷。

其实,那时取绰号,大多都十分随意,甚至逻辑也难以自洽,比如我的“钱老”,还比如“看戏”,每叫一次,连“看戏”本人也要陪着大家笑一次。某种程度上,绰号比名字更有“知名度”,比如你找某个人,说他的名字,如不是同一个班级,或让人不大会与“本尊”对上号,但比如,一说“看戏”,马上就会屁颠屁颠把那个“看戏”领到你面前。实际上,那天“看戏”把我叫住,就是因为他还记得一个“钱老”的绰号。

往事已矣,我们当时的绰号,随着毕业后换了环境,从此物是人非事过境迁,也只有老同学偶尔相遇,还会叫我“钱老”。只是,人老了就会越来越念旧,而忆起青涩的少年时代,就不由地想起绰号。确实,于我们而言,绰号是“我们也曾年轻过”的一道印记,深深地刻在人生年轮里,如今,一声“钱老”,仿佛令时光倒流,让我油然而生一种“正青春”的感觉。如果说这是一种老年人需要的“励志”,那么,对当年的那个绰号“钱老”,我要说一声,多谢。

若使海棠能香 当铸金屋以藏

●叶季元

今年没有赶在海棠开花之前回家,我还是没从错过海棠花的遗憾和自责里走出来。你可能觉得我是太矫情了,每天发生那么多事,我却因为海棠花而伤春悲秋,这样想不怪你,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海棠花雨,一场粉色的雨,下得无声,下得热烈。

那棵海棠树是1949年在院里西北角种下的,那棵树像一个身体健壮的老人,树身有大大小小的树瘤,最大的也有海碗口粗了,向人展示着它的沧桑岁月。

“若使海棠能香,当铸金屋以藏。”海棠花是没有味道的,抑或闻不出来的,但是可以触到、看到。你捡起一瓣放在阳光下看,一面是淡粉,一面却是浅红。从地上捧起一捧,掌心一片氤氲,花瓣上有细密的绒毛,摸上去却一阵清凉,有少女肌肤质感。

有一年朋友和我约定来我家赏海棠,他住在南六环,离我家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,他再三叮嘱我,等到海棠花开得最满的时候告诉他。我把这件事记在心上,每天一有空就站在院子里帮他留心,当然也顺便自己欣赏。今天肥绿的叶片环着个花骨朵,再等两天,红艳的花苞绽成了几片花瓣,再等等,树上还有不少红色的花骨朵,要等到它们都变成粉色的花瓣,簇拥着丝状的花蕊才算彻底打开。

那天我办完事回家,站在海棠树下,一直站到淡红的花团渐渐消逝到黄昏里去,只朦胧留下一片淡白。快了,就快到满树粉红了。我给朋友打电话,他兴致勃勃地赶来我家,看着我备好的酒,相视一笑,团团滚滚的海棠花便是最好的下酒菜。朋友遗憾赶来时天色渐昏,我留他晚上在我这过夜,明天白天看个够。晚上我们在树下的石凳上喝酒,院里起了微弱的风,那瓣花一定是与我朋友有缘,在空中忽左忽右,最后稳稳地落在他的酒杯里。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响声,海棠花陪着我们直到夜深,漆黑的夜空挂着一颗颗星,蜘蛛在海棠树和屋檐间结了油亮的网。

第二天起床后满地落英,树上大部分花瓣悉数落尽,我们踩在那层粉色的地毯上,心里一阵感伤。风还在不停地刮,院子里下着粉色的雨,海棠花雨,落在我的头顶,和心上。

那天的海棠花我已经忘了,但是那天的心情犹在昨日,想想那天的我,又何必感伤?万物皆有轮回,今年花不落,来年花何开,世间万物各有其道,顺其自然就好,何必强求。花落了,只是花落了,没有其他繁杂的含义,花落就和花开一样都是必须经历的阶段,为什么花开就受人喜欢,花落就惹人感伤呢?

投稿邮箱
hxdbfjm@163.com

爱是治病的良药

●吴光平

初中毕业后,我考取了县城高中。

谁说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?当我动身去县城时,心里却突然涌起无限悲凉。我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家!但我最终还是背起行囊,踏上了求学之路。

在县城读书期间,尽管功课很紧张,但想家的情绪时刻萦绕着我。特别是身体不适的时候,我就更想家了。

记得有一天,我突然发起了高烧,浑身发冷,头疼得似乎要炸开。坚持上了两节课,实在受不了了,只好请假回家。从县城到我家大约十公里,当时不通公共汽车,而我又没有自行车,只能靠步行。现在都难以想象,那天发着高烧的我,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着走完那十公里的路。好不容易到了家,看到父母,我立马就觉得有了依靠,病似乎也好了。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,顿时吓了一跳,赶紧带我到村医疗室看医生。我在家里打了几天针,吃了几天药,便痊愈了。

后来回到学校,有同学问我:“你在县城生病,县城医疗条件比乡下好得多,为什么不在县城治,反而长途跋涉回乡下呢?”我当时没有回答,因为确实也不知道为什么,只是感觉不舒服时,立马就想到了回家,好像完全是出于本能。直到若干年后,我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:爱也是一种治病的良药。所以,当我生病的时候,我渴望回家,渴望得到父母的爱。

如今,我已为人父。每当女儿、父母等亲人们身体欠安时,无论工作多忙,我都要抽出时间去陪伴、看望他们。因为我知道,我送给他们的不仅是一句问候、一点关心,还有一剂治病的良药。